



端午小儿戴五色丝

□舒德骑

儿时，最盼望的就是过节。

中国人传统的三大节日是端午、中秋和过年。过去的大人们，历来似乎只重视这几个节日。

过节，是大人小孩都欢天喜地的日子。一是在节日里可以较高标准地改善伙食，犒劳一下快要生锈的肚皮，大人们平时省吃俭用，在节日里一般会去割两斤保肋肉，拿回来弄成回锅肉或红烧肉，一家老小吃得意气风发满嘴流油；二是可以看热闹，端午可以看划龙舟，中秋可以看月华，过年可以看玩龙灯烧烟火架之类。总之，每逢这些节日，我们这帮小儿，就成了在春光中无忧无虑自由自在飞翔的鸟儿。

端午节，我们幼时称之为“过端阳”。至今记忆犹新的是：早晨一起床，大人就会在我们手上系上一根五色的丝线。这根丝线，为赤橙黄绿蓝五种颜色。当时人小，完全弄不懂何为端午节要戴此物件。问大人，大人没文化，说不清缘由，只说他们小时候娘老子也是这样跟他们戴的。

戴就戴吧，反正不影响我们嚼肉啃骨头，也不影响我们在河滩上翻跟斗滚泥猴看划龙舟，更不影响我们在河里放滩浮狗刨。戴着五色丝线的小儿们，在节日喜庆的氛围里，整日里都是欢呼雀跃调皮捣蛋。到了傍晚，那五色的丝线其实就只剩一种颜色了：黑色。

到后来，多吃了几斤盐，多过了几座桥，认得了几个字，才知道了这端午节小儿戴五色丝线的来龙去脉。

端午节，染成五色的丝线系在小儿手上，主要的意图是大人祈愿自己的儿女除病祛灾长命百岁。意在“辟兵及鬼，令人不病瘟”。此种习俗的渊源，大约可追溯到汉代。古籍记载，这种五色丝线定名为“读命线”。原来，每逢端午节，人们都用竹筒盛米投入江中祭奠屈原。西汉末年，有人得梦，说江中的水族们诉说：人们投入江中的祭品，尽皆被水中蛟龙抢去吞食了——怎么办呢？有那民间的高人说，蛟龙最怕的是五色丝线和苦楝叶。于是，每逢端午，祭奠屈原的祭品皆塞上苦楝叶，缚上五色

丝。这样，蛟龙就再也不敢抢食人们投江的祭品了。

由此及彼，触类旁通，民间便将缚于祭品的五色丝线移植到小儿手上。久而久之，成为民间的一种习俗。一条丝线，价格低廉，使用方便，又有驱鬼辟邪祛病除瘟之神通，哪家大人不乐意为之呢？可，为何大人不戴，偏偏只给小儿戴呢？那是因为大人命硬，鬼们不敢欺负；而小儿年幼命嫩，邪鬼只欺幼弱，如同凶狠的老鹰，它们从天上扑下来只叨鸡娃，不叨鸡公鸡母一样。

哦，可怜天下父母心！

清乾隆时，诗人王心清所著的《有行堂诗集》中，有首专门题咏端午节小儿系五色丝线的诗：色丝五，配端午。小儿系臂差差舞。大儿举手问爷娘：“儿臂不系儿何妨？”爷娘强系大儿臂：“儿臂系此寿命长。”吁嗟兮，寿夭哪可期？爷娘心可思，但愿持此长念爷娘心，爷娘爱儿之心密如丝！

事过境迁，物换星移。随着时间推移，这种略带迷信色彩的习俗渐渐被人淡忘了，现在除了少数偏远的乡村还在给小儿系这种五色丝线或红线外，大多数人已不太知道这种民间的习俗了，不由得叫人平添几分遗憾和怅然。

（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）



菖蒲 母亲为全家许下的 健康愿望

□黎强

那些年，端午到来，还是娃儿的我，是高兴的。因为这天可以吃到白生生、糯滋滋、甜甜的粽子，那香、那甜、那热络，在口腔中回味、在鼻翼边萦绕，就有了过年一般的幸福。小肚子吃得圆滚滚的还意犹未尽，把碟子或盘子上的黄豆面、白糖渣舔得干干净净，一张小嘴儿咂得吧吧响。

母亲会早早地准备好包粽子的材料，糯米、粽叶，或者包咸粽子的腊肉。端午节的头天晚上，母亲把一根长板凳竖起来，便于悬挂包好的粽子，一个人麻利地包着粽子。当娃儿的我，总是很羡慕母亲包的粽子紧紧实实，特漂亮，也学着母亲的样子包粽子，可怎么都包不像。母亲也没有责备我笑话我，停下手中的活儿，手把手教我如何拿粽叶，如何用小勺舀米粒罐米粒，又如何用竹筷子捣实，最后把粽子用麻线拴紧。

第二天早上一睁开眼，从老灶房里飘散出来的粽子香就直往我鼻腔里涌，强烈地刺激着味蕾，一骨碌翻身起床，“噔噔噔”跑下小阁楼，来到饭桌前。哇，饭桌上早已摆好了母亲为我剥去了粽叶的粽子，一个碟子里盛着香喷喷的黄豆面，一个碟子盛着的白砂糖。我不顾不管，夹起一个粽子蘸上拌料，直往小嘴里送，边吃边把小脑袋摇摇去，好不快活。

挂菖蒲，也是小时候在端午节里我喜欢的。

紫色菖蒲花好看，翠绿的菖蒲叶子形状似剑。老县城的人把菖蒲称之为“水剑”或“蒲剑”什么的，把菖蒲说得很神奇，它可斩杀妖魔鬼怪。盖因为我从小喜欢听“三侠”“五侠”的故事，对故事中侠肝义胆仗剑走天涯的英雄好汉很是敬佩，因此，对于菖蒲似剑，我有一种莫名的崇拜。另外，我小时候身体多恙，听说挂菖蒲可以驱邪避患，一下就来劲儿啦，也想做个江湖人杰，把不好的东西挡在我家门外。

端午早上，吃罢粽子，我就会跟着母亲去老县城里一个叫“四不挨”的草药一条街，买新鲜、干净的菖蒲和艾草，然后回家。母亲心细，哪怕买回家的是干干净净的菖蒲艾草，她也要再认认真真清洗一遍。

菖蒲艾草洗净之后，母亲双手捏着菖蒲艾草把附着的水甩干，修剪掉枯叶死叶，均匀地分成两束。末了，去竹编的针线兜里找出两根红绳，扎好菖蒲艾草。我问母亲，挂菖蒲咋要红绳呢？母亲白了我一眼，没有回答我。

而此时，就轮到我家登场亮相了。

父亲给我端来一张高高的独木凳，把我抱上去站好，再递上菖蒲艾草，我踮着脚挂好。母亲则退后几步，观察菖蒲艾草挂摆的姿势。我家每年的菖蒲是挂在门楣两边的，所以要讲究个对称、好看，母亲对此是极其用心的，也可感受挂菖蒲艾草在母亲心中的那份厚重的仪式感。

挂好菖蒲艾草，家的门脸就不一样了，端午就完美了。从母亲的脸上可看出来，一种良好的祝愿与祈盼在母亲心中油然而生，一个巷陌人家的好年景就与菖蒲艾草紧密联系起来。

出门一看，在小西门街巷家家户户的门上，几乎都挂上了菖蒲艾草。满街满院满巷的菖蒲艾草香，氤氲着、飘散着，飘进我的心里，也飘进我的年少时光中……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）

嗅到艾香

□徐成文



端午，每年会在农历五月初五，轻轻地用手指叩击我们的房门。这一天，艾蒿是我们最受欢迎的“客人”。

日子还在初夏忽冷忽热里，母亲便交给我一个任务，去看看寨岩边的艾蒿长势如何。不上山劈柴去观察艾蒿的生长，我的兴奋蓬勃滋长。母亲告诫，千万不要把艾蒿的地方告诉他人。

端午，在我们的期望中姗姗而至。一大早，母亲带着我直奔那片专属我家的艾蒿。镰刀，在茂盛的艾蒿间挥舞。一大捆艾蒿，整整齐齐被母亲背回家。母亲叫我扛来木梯，以便她将艾蒿插于木门的两侧。农村的木门，镶嵌于泥墙之中，日子久远，两侧的泥墙便会在风雨侵蚀后显露出一些缝隙。那些平素狰狞的缝隙，成为母亲插入艾蒿的孔洞。一袋叶子烟的功夫，我家的那扇木门两侧，从高到低，长满了茂腾腾的艾蒿，新鲜、活泼，犹如一位耄耋老者，花白的胡须，在轻柔的晨风里，自由自在。

我的脚步飞散在走邻右舍，见家家户户木门两侧都插满了艾蒿。为什么必须在端午将这种野生植物请回来贵宾一般敬仰？年幼的我，疑惑中度日。一番打听，方知民间有端午插艾蒿辟邪、招福的说法。

母亲割回的艾蒿少部分插入门缝，大部分则被母亲晾晒在石板铺就的地坝上。端午后的太阳，似个火球，直逼大地。几天不到，艾蒿失去水分，瘦骨嶙峋。父亲拿出早已准备的青篾条，将艾蒿捆扎成一束。因为暑

假，白天我们野得鼻子上都印着脚印。或许精力消耗殆尽，夜幕刚一拉开，我就倒在用两条板凳拼成的“床”上酣然入梦。

父亲发现了我。他知道蚊子一定把我团团围着，正吮吸着我的鲜血。他立马拿来捆扎好的艾蒿，点燃尾端，浓烟升腾。蚊子在艾蒿的烟熏下，逃之夭夭，与我作别。浓烈的艾蒿味，驱散了蚊子，也惊醒了我的瞌睡。这下知道艾蒿的好处了吧。父亲如三岁的小孩，在我面前一副得意洋洋。在那个“蚊香”不知何物的年代，夏日夜晚，我们农村都用艾蒿驱散蚊子、害虫。

夏日的脚步有些舒缓，大人更多是休闲着干些零活。我们这群野孩子，掰地果、捉螃蟹、捉知了。偌大的村庄，叠加着我们奔跑的脚印。父母休憩的正午，我和伙伴悄悄溜出，奔走于荒坡、小沟，抑或爬上一棵大树。紫外线的毒辣，全挥洒在我的身上。几天后，我全身长着疙瘩，痒得在地上打滚。在母亲的漫骂和驱赶下，我一副悲苦状，走进了赤脚医生的家里。赤脚医生滚圆的眼珠，越过老花镜的上沿，把我的疙瘩看了个仔细——过敏了，一定是碰着有毒性的东西！赤脚医生没有为我打针开药，嘱咐母亲回家将干枯的艾蒿剁成小段熬成沸水，让我洗澡。我听得乖乖听从母亲的安排。每天晚上，我蜷缩成一团，在大木盆里，掬一捧捧艾蒿水，擦拭身上的疙瘩。不出五天，那些或大或小或高或低的疙瘩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原来，艾蒿还有抗皮肤过敏的功效。

父亲不知从哪里找来一本医药方面的书籍，他看到了书中如此记载：艾蒿具有温经、祛湿、散寒、止血、消炎、平喘、止咳、安胎等功效。他叮嘱母亲，从第二年开始，每年端午那天，尽可能多割一些艾蒿回家，因为艾蒿全身都是宝。

又一个端午，远离农村的我，似乎嗅到艾蒿浓烈的香味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，现供职于重庆市万州江南中学）

